

寒食

創作理念

本劇藉「寒食」象徵青年演員在妥協與犧牲間遭逢的生命困境，在成名之前，他們都是必須潛心修練藝術的隱者。戲中戲《綿山隱》影射介之推故事，不同於賢士割股奉主、隱逸避世、賢君補過旌善的傳統脈絡，試圖解讀「求隱」和「求名」表象下的各種可能。

劇情大綱

三個青年京劇演員在幽暗的排練場內排演新戲《綿山隱》，他們總因排戲錯過用餐時間，吃著冷便當，排著不曉得有沒有觀眾會看的戲。他們將自己活成了《綿山隱》裡的人物，隱身在浮華世界裡，矛盾著，掙扎著，用盡心力，只為求取一個被看見的機會。

人物角色

阿陌：

男，三十歲，京劇老生演員，新編京劇《綿山隱》主演。
第一場〈漁〉飾漁叟；第三場〈讀〉飾書生；
第五場〈樵〉飾樵子；第六場〈耕〉飾耕者。

文勁：

男，三十歲，京劇花臉演員，《綿山隱》配角。
第一場〈漁〉飾王孫；第五場〈樵〉飾國君；第六場〈耕〉飾公子。

姐姐：

女，二十四歲，京劇老旦演員，《綿山隱》配角。
第三場〈讀〉飾安人；第五場〈樵〉飾村婦。

場次概要

第一場 〈漁〉

排練場內，青年京劇演員阿陌與文勁正在排練新戲《綿山隱》片段〈漁〉：王孫渡江尋訪綿山，與漁叟講述了賢士從君的故事，漁叟認為賢主難得，與其賢佞同朝明珠蒙塵，不如歸隱求得美名。

第二場

排練還沒結束，文勁卻得去手搖飲料店打工維持生計，惹來阿陌冷嘲熱諷，學妹姐姐勉強阻止他們發生衝突。為了演戲，三人承受了極大壓力，一切都很不順利。

第三場 〈讀〉

姐姐的母親希望女兒回家一趟，阿陌只得先排練他和姐姐的演出片段〈讀〉：書生為侍奉君王離鄉多年，終於回家拜見母親。安人指望兒子光耀門楣，自身方能被稱作賢母，書生卻不肯求官，一心歸隱，安人失落，無法面對兒子。

第四場

他們總是因為排練錯過用餐時間，只能吃冷掉的便當。姐姐趁休息空檔發展自己的直播網紅事業，頗受好評；阿陌和老闆商量增加排練經費，卻遭到拒絕。他們一直相信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，十九年來卻一直苦無被看見的機會。文勁希望阿陌坦然面對困境，兩人再次衝突。

第五場 〈樵〉

在姐姐安撫下，阿陌文勁暫時擱置矛盾，盡心盡力，繼續排演《綿山隱》片段〈樵〉：樵子離朝，與村婦入山歸隱，逼得國君訪賢補過。樵子故做清高，國君惱怒焚山相逼，樵子終以死亡成就千古悲劇美名。

第六場 〈耕〉

他們依舊吃著冷掉的便當，卻被老闆告知演出取消。阿陌心灰意冷，姐姐無奈離去，文勁卻留下來與阿陌排演《綿山隱》最後一場戲〈耕〉：公子落難逃宮，於綿山介祠偶遇耕者，耕者告知昔日割股歸隱焚山傳聞俱非真實，所謂寒食，或許只是一場假求聲名的擦脂抹粉。

文勁突發奇想，直播阿陌的排練過程，卻依舊沒能吸引網友觀看。阿陌徹底失望，他遣走文勁，默默將自己演成了那傳說中清高狷介的隱士。

場景說明

整體舞臺場景同排練場，以戲曲一桌二椅、木質衣箱、吊衣桿等物件區分出不同表演區塊。背景投影搭配劇情，顯示戲中戲之京劇念白與唱詞。

演出提示

1. 本劇為京劇小劇場劇本，演員不採用京劇容裝，以方便排練的舒適衣著為主。
2. 第一、三、五、六場演出戲中戲時，視角色需求搭配必備之戲服砌末。
3. 戲中戲的臺詞採用韻白，劇本內唱詞以標楷體標示，用韻依《國劇音韻問答》之「國劇十五韻四聲字彙」。唱腔音樂、行當身段表演方式均依循傳統京劇。
4. 戲中戲之外其餘段落，演員表演同一般舞臺劇，呈現日常自然面貌。

第一場 〈漁〉

△ 時間：黃昏
△ 場景：排練場／江畔（空臺）
△ 人物：阿陌（漁叟）、文勁（王孫）

▲ 木質衣箱、空吊衣桿、一桌二椅放置在舞臺兩側，中間留出一塊表演區域。

▲ 開場音樂起，背景投影「綿山隱」三字，燈光音樂製造出江水流動感，「綿山隱」三字逐漸化去，顯現出一個「漁」字，開場音樂結束。

阿陌：（幕內唱）

春江悠悠映晚霞。

▲ 阿陌扮漁叟搖櫓上。

漁叟：（唱）

煙波孤舟寄生涯。
好比那金鯉待把龍門跨，
好比那釣賢君渭水子牙，
俗網閒杆懶拋撒，
醉看村鴨戲楊花。

▲ 文勁扮王孫上，行色匆匆。

王孫：船家，煩請捎帶渡江一程，某這裡將銀錢來謝你。

漁叟：老漢非是尋常船家，擺渡無須銀錢，且將渡江之由細細講來，權作川資。

王孫：如此，多謝老丈。

▲ 王孫登船，稍有不穩。

漁叟：小心了，（唱）

渡江人當仔細舟楫輕踏，
因何故過江千需濟浮槎。

王孫：（接唱）

濟浮槎全為了一事牽掛，
且訴來請老丈細聽根芽。
昔日裡有個大國亂禮法，
避災禍貴公子奔走天涯，
十九年嘗盡了酸甜苦辣，
得庇佑歸故國重掌榮華。

漁叟：（夾白）十九年浪跡四方，是何人周旋天下，何人居功？

王孫：（接唱）

有一個善謀佐王霸，
有一個踰牆棄宮家，
有一個醉主行車駕，
有一個勸君奉黃沙，
還有個介之推親將股肉剝，
五賢士含辛茹苦求顯達，
是非功過難描畫，
到頭來自是那神靈鑒察。

▲ 風浪乍起。

王孫：（站不穩）喔啲。

漁叟：（扶）舟行江中，須要小心。

王孫：多謝老丈，敢是某方才言語觸怒神靈？

漁叟：（笑）江渚之上，哪曾見神靈鑒察功過？是非賢佞，向來隨人論斷，縱有
功勞，不過依著君王恩寵。（唱）

人世浮沉，隨浪洶湧，
賢士從主，眾蛇輔龍。
君歸紫宸臣得寵，
雨露哪得一般同？
賢佞齊在朝堂奉，
恰便似清濁合流一江中。
可嘆賢才總無用，
君心難測，浮雲蔽空，
倒不如隱逸賢名千古傳誦，
煙波釣叟，看煞這秋月春風。

王孫：老丈此言甚是，賢主需得賢士輔佐，只是這天下賢士難得，有如河沙淘金。

漁叟：（笑）河沙也罷，金石也罷，若非賢主，俗眼難分一二。

王孫：（觀景遠眺）啊老丈，這江岸之上，可是綿山？

漁叟：是，此去就是綿山，你敢是為了賢士而來？

王孫：非也，某只為一訪綿山。

漁叟：如此，待老漢渡你前去。正是，〔下場詩〕龍行四海歸故里，雨露恩澤一蛇遺。終日渡人難自渡，欲濟千里無舟楫。

▲ 漁叟王孫搖櫓同下，燈暗，第一幕完。

第二場

△ 時間：接連前場
△ 場景：排練場
△ 人物：阿陌、文勁、姐姐

▲ 燈漸亮，阿陌嘴裡隨意哼唱前場唱段，再次練習方才幾個身段動作。

▲ 文勁卸下髯口戲服，從衣箱裡拿出背包，開始打包收拾。

阿陌：文勁，戲還沒排完，你要走了啊？

文勁：打工要遲到了，我答應店長今天要去支援一下。

阿陌：（低語）打工永遠比排戲重要。

▲ 阿陌掛起戲服，收拾砌末，翻看劇本。

阿陌：（假做有興趣探問貌）欸你們店長還是那個 APP 直播小網紅嗎？（模仿少女語氣動作）拜託，那個打工的歐吉桑真的很白目耶，誰想要喝歐吉桑調的飲料啦，客人來店裡都嘛是要來喝人家的大奶微微……

▲ 文勁翻白眼，一副無奈的樣子。

姐姐：（幕後）阿陌學長……

▲ 姐姐拿便當自舞臺側邊上，撞見阿陌「大奶微微」，略微尷尬笑了一下。

姐姐：呃，我知道，大杯奶茶微冰微糖，我只有買便當，你們要喝的話我再去買。

文勁：（背起背包準備離開）不用了，我要去打工了。

阿陌：（翻看劇本，酸言酸語地）去吧去吧，別排戲了，你就去喝小網紅的大奶微微吧。

文勁：她離職了！（轉身，不悅地）人家露個事業線就是事業，開個直播一晚上幾千人在看，很多人打賞，比起賣飲料，作直播賺得更多。哪裡還要像我們一樣，在這裡熬著排著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看的戲？

阿陌：怪我囉？你排戲排到一半就要去打工，一點敬業態度都沒有，這樣下去哪一天才能成角兒？你不把戲排好怎麼知道觀眾會不會看？

文勁：我怎麼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上齣、上上齣、上上上齣戲你都排得很好，觀眾呢？觀眾在哪裡？每齣戲你都說：「戲排得太好了！我們會紅！會成角兒！」然後呢？這次新戲叫什麼《綿山隱》……（自嘲貌）哈，這名字取得太恰當了，不去打工，我下個月的房租都不知道在哪裡，大概真的得跑路到山上去隱居了。

阿陌：你以為就你一個窮到要跑路？我們這兒誰不是苦哈哈的，你不要都只是為了錢來工作，可不可以為了戲、為了傳統藝術多一點犧牲？你他媽給我擺什麼臭臉！

文勁：媽的，要不是我們一起長大，早知道你這臭嘴說不出什麼好聽的話，老子現在可不是就只有一副臭臉了。

▲ 上述對話中，姐姐在一旁尷尬裝忙，把一桌二椅擺放到臺中間。眼見文勁阿陌越來越激動，姐姐急忙上前阻止他們發生衝突。

姐姐：（對文勁急道）學長你打工要遲到了快點去吧。

▲ 文勁忿忿離開，阿陌沒有攔阻，轉身點煙。

姐姐：阿陌學長，吃飯吧，吃完再排戲。

阿陌：吃不下。（煩悶地翻看劇本）姐姐，其他人呢？怎麼沒來排戲？

姐姐：沒啦。

阿陌：沒了？龍套甲呢？

姐姐：昨天排練把腳扭了。

阿陌：龍套乙？

姐姐：今天去廟會陣頭演出了。

阿陌：龍套丙和龍套丁？

姐姐：上禮拜導演說製作費不夠，叫龍套不用來了。

阿陌：龍套不用來？沒有龍套排什麼戲，我一看那個學舞臺劇的導演就知道是個外行，根本就不懂傳統戲曲。

姐姐：學長，現在這戲的導演就是你呀，你忘記因為製作費不夠，老闆叫那個舞臺劇的導演也不用來啦。

▲ 阿陌煩悶地坐下。

姐姐：學長，那我還要叫龍套來嗎？

阿陌：請問製作費有增加嗎？

姐姐：不太清楚耶，劇團行政那些資料我剛收到了，還沒看……（突然想起）喔，那個小姐說她希望能盡快拿到上個月的薪水，不然她要去黑特劇場和爆料公社發文了……

阿陌：（深呼吸）好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祖師爺保佑，我們會好好的。（勉強擠出一個微笑）吃飯時間到了，我們吃飽再排戲。

姐姐：好。

▲ 姐姐送上便當，兩人對著便當盒，各懷心事。

姐姐：（小心翼翼地）學長。

阿陌：（仍食不下咽）嗯？

姐姐：（急速）學長我明天請假。

阿陌：（拍桌大聲）你也要請假！

姐姐：（被嚇到）我……我媽……我媽叫我回家……。

▲ 阿陌嘆了一口氣。

阿陌：不吃了，既然你明天請假，我們爭取時間，先把你的戲排了。

姐姐：嗯，謝謝學長。

▲ 燈光漸暗，第二場完。

▲ 阿陌收拾便當盒下台，姐姐在場上穿戴第三場所需戲服，擺放砌末。待姐姐準備妥當，鑼鼓聲起，背景投影逐漸顯現一個「讀」字，接第三場。

第三場 〈讀〉

△ 時間：接連前場

△ 場景：排練場／茅屋（一桌二椅，正場桌）。

△ 人物：姐姐（安人）、阿陌（書生）

▲ 姐姐扮安人，聚光燈打在她身上，身形從年輕女子逐漸變成老婦，她慢慢坐下，眯眼做針線貌。

安人：唉……（唱）

十九春秋倚門望，

征鴻幾時歸故鄉？

望兒錦衣登金榜，
光耀門楣慰萱堂。

▲ 全場燈漸亮，安人側倚桌子打瞌睡。

▲ 更鼓響起。

▲ 阿陌扮書生緩上，仔細地整理衣裝。

書生：(唱)

離家多年四方盪，
遊子今日歸故鄉。
貧園寥落勝過往，
破壁殘籬苦萱堂。

▲ 書生至臺口門首處，原要伸手叩門，卻又暫停。

書生：(接唱)

布衣人手把柴扉心自想，
見母親要如何一訴衷腸？
離家時她曾經把話細講，
命親兒闖八荒伴駕陪王，
盼親兒登廟堂封侯拜相，
待親兒守寒窗鬢染風霜，
怎奈我心冷淡孤芳自賞，
只餘下一襲舊衫見親娘。

▲ 安人漸醒，似有感應，起身開門，見書生背影。

安人：你是何人？先生敢是迷失路途了？

書生：(遲疑地) 母親……

安人：呀，(唱)

年邁人，老眼昏花疑未醒，
喚娘聲，只得夢裡才聽聞。

書生：母親！

安人：你……

書生：母親，孩兒回來了！

▲ 書生跪安人。

安人：是麼？你真是我的孩兒麼？(細視書生，唱)

咱親兒離家時丰姿朗俊，

書生：（接唱）

餐風露宿老了兒的身，

安人：（接唱）

咱親兒去國時年少氣盛，

書生：（接唱）

雪刀霜劍傷了兒的心魂，

安人：（接唱）

久別重逢淚如滾，

乍見疑非夢中人。

書生：（夾白）娘啊，（接唱）

叫聲親娘認一認，

一襲布衫在兒身，

昔年青衿色皆褪，

還存慈母舊淚痕。

安人：啊呀，兒啊，盼了十九年，我的兒總算回來了……

書生：母親，母親，孩兒回來了……（唱）

見慈顏不孝兒跪至在門首，

十九年累母親為兒憂愁，

從今後再不向天涯奔走，

兒要與娘春郊攜手共悠遊，

夏剝蓮蓬枕清流，

東籬對酒度金秋，

為母獵貂作冬裘。

▲ 安人扶起書生。

安人：（夾白）兒啊，（接唱）

從今後再不向天涯奔走，

兒在膝頭，免母心憂。

書生：（接唱）

從今後再不向天涯奔走，

隱跡山林，不去覓封侯。

安人：（大驚）怎麼，你未得封侯？莫非你侍主多年不曾立功？

書生：母親容稟，（唱）

兒也曾割股將他救，
兒也曾好言解他憂，
兒也曾朝夕執箕帚，
兒也曾共苦甘為囚。

安人：（夾白）敢是有過？

書生：（接唱）

兒不曾離他孤身走，
兒不曾棄他向敵投，
兒不曾困窘高聲咒，
兒不曾處窮暗自羞。

安人：（接唱，質疑地）

既是有功無疏漏，
奈何布衣未封侯？

書生：（接唱）

兒的名，未在功臣榜上鏤，
兒的恩，他早負義如水流。

安人：（接唱）

你就該親身將功奏，
明言細剖求封侯。

書生：（接唱）

萱庭且聽兒細剖，
利祿怎得親身求？
兒不做挾君王貪功賊寇，
兒不願謀恩澤徒生怨尤。
主從同憂堪同守，
君臣共榮難共求，
貪心昧己不能夠，
官場爭鬥莫淹留。
趁此時自隱逸且投雲岫，
讀群書效前賢名利皆休，
娘親寬宥，
莫逼兒去覓封侯。

▲ 安人無法接受，大怒。

安人：不孝兒啊不孝兒！

書生：（跪）母親……

安人：見你這等不思進取，好生痛煞人也。（唱）

實指望兒讀書功成名就，
著錦袍耀家門顯達九州，
卻怎生今日裡還是黔首，
空負了兩廂懷憂度春秋，
空負了兒吟哦苦讀燈如豆，
空負了娘針黹伴讀十指頭。
縱然把四書五經皆讀透，
柴米無著，一介窮酸應自羞。

書生：官場險峻，兒要隱跡山林，再也不去尋那功名利祿了，望母親見納。

安人：（極冷酷地）先生喚我什麼來？

書生：（微驚）母親……

安人：先生這聲母親，老婦人經受不起。我那親兒，聰敏通達，事母至孝，十九年前，為了家門榮光，陪王伴駕，不畏艱苦，奔走四方。如今他……尚未回來，（看向書生，咬牙狠聲）尚未回來！

書生：母親，孩兒回來了呀！

安人：先生胸懷隱逸大志。老婦人貪圖名利，一介庸碌小人，沒有這等高風亮節的兒子。老婦人要等我那親兒衣錦還鄉，先生還是自去了吧。

書生：母親，母親……

▲ 安人冷淡地轉身。

安人：（慢步下場）唉……（唱）

望兒錦衣登金榜，
光耀門楣慰萱堂。
今夜恍惚夢一場，
明日陌頭待兒郎。

書生：（低語）母親，孩兒回來了呀……

▲ 書生遙望著安人離去的方向。

▲ 燈漸暗，第三場完。

第四場

- | |
|---------------|
| △ 時間：接連前場 |
| △ 場景：排練場 |
| △ 人物：姐姐、阿陌、文勁 |

▲ 吊衣桿上披掛著戲服，斜放在舞臺中間，將舞臺區分成左大右小兩個區塊，舞臺右側小區塊擺放著一桌一椅。

▲ 姐姐一手捧便當從左側舞臺走上，正在與母親通話，夾帶方言。

姐姐：阿母。有啦，我有請假了，等下排完戲就去坐客運，（停頓）哎喲我到的時候都半夜了，你不用來車站接我啦。（停頓）晚餐？（低頭看便當）吃了啊。呃，我今天吃……（低語）還不就是便當……沒有啦，我沒有隨便吃啦，（急中生智）我今天吃的是百貨公司高級超市多元蔬果生菜沙拉文創餐盒，有機的喔，嘿啦臺北女生都吃這種，超貴的。（停頓，邊聽電話邊從便當側邊聞味道，吞口水，感到飢餓）哎喲，阿母，我知道，生菜沙拉太寒，吃太多冷的對女生不好，（停頓）好了啦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（停頓，眼睛一亮）你要煮麻油雞酒？還要炒米粉？（停頓）阿母，我回去一天而已，你不要煮太多……（哽咽）都可以啦，你煮什麼都可以，只要是熱的就可以……嗯嗯，好，阿母晚安。

▲ 姐姐收起手機，看著冷掉的便當，突然沒有任何食慾了。

姐姐：（自言自語）阿母一定又煮一堆，明天熱量會爆表，今天還是少吃點兒。

▲ 手機響起定時提醒的鈴聲，姐姐瞄了一眼。

姐姐：啊，差點忘記了，（四處張望）文勁學長去打工還沒回來，應該還有一點時間吧。

▲ 姐姐走至右側舞臺小區塊桌椅處坐下，將手機立好，開始整理儀容、自拍，登入直播網頁，對著鏡頭擠眉弄眼，擺出各種可愛表情動作，與之前老旦莊重形象相差甚多。

▲ 背景投影配合呈現姐姐手機直播的畫面。

▲ 同時，阿陌進入左側舞臺空間，正與人通話。

阿陌：老闆，我是阿陌。

姐姐：哈囉，我是姐姐。

阿陌：今天排練有點小狀況。

姐姐：今天直播有點小遲到。

阿陌／姐姐：（異口同聲）不好意思。

姐姐：呵呵，問人家最近在忙什麼喔？

阿陌：老闆，我想跟您談談關於這次的新戲。

姐姐：哎喲，人家不知道怎麼講啦。

阿陌：不知道能不能再多撥一點經費？

▲ 背景投影的直播畫面出現金幣雨動畫。

姐姐：（驚喜地）啊，謝謝……

阿陌：（忍耐地）啊，謝謝……

姐姐：謝謝芝山朴寶劍打賞的金幣雨！

阿陌：謝謝老闆給我機會，但是經費……

姐姐：這次在排一齣新戲叫《綿山隱》，跟寒食節有關的故事，好文青喔，不知道有誰看得懂。

阿陌：我懂，是的，老闆，我懂，有票房才能再多撥一點經費，可是……

姐姐：（盯著手機螢幕細看）「可是現在誰在過寒食節……」呵呵，對啊，人家一開始還以為是演有關「韓國美食」的故事，我可以演大長今裡的尚宮娘娘。結果這故事是演一個古代魯蛇邊緣人叫介之推，他跟他老闆一起跑路，怕老闆餓死，他竟然割自己的肉給老闆吃，超奴的。拜託，從古到今都一樣，只聽說老闆把血汗勞工吃得死死的，誰聽過當老闆的人餓死啊？人家真的不明白介之推在想什麼。

阿陌：嗯嗯，我明白，老闆，我明白環境艱難，經費永遠不夠花，應該要共體時艱……

▲ 阿陌聽著老闆的碎念，幾番欲言又止。

▲ 背景投影的直播畫面出現玫瑰花動畫。

姐姐：（看手機螢幕）呵呵，內湖木村拓哉，謝謝你送的玫瑰花，愛你喲！反正後來介之推沒做官，和媽媽到山上隱居了，他老闆要找他找不到，竟然放火燒山咧，介之推和他媽媽就變成 BBQ 啦……（停頓，看手機螢幕）欸？來看看大家怎麼說：「找個人放什麼火？」天曉得，我猜大概是因為那天他老闆突然肚子餓，又很想念介之推的肉吧……（看手機螢幕）「古人九四八七九四狂」，對呀，古人很煩，後來就規定那天不能用火加熱食物，

只能吃冷的，所以叫寒食節……（盯著手機螢幕細看）芝山朴寶劍說：「你只愛內湖木村拓哉不愛我，我心裡也有一把火」，啊，（韓語：對不起，哥哥我愛你）罪送哈米大，歐巴，薩朗黑啣。（手指比心），大家開心聊天不要吵架嘛。金幣兩和玫瑰花都可以，只要有送禮物，人家真的真的真的都會很開心的喔。

▲ 文勁進入左側舞臺，站在阿陌後方，阿陌沒有發現文勁正在觀察他。

阿陌／姐姐：對不起，是我／人家的錯。

阿陌：老闆說得對，是我沒有考量大局。

姐姐：（賣萌）可以原諒人家嗎？拜託。

阿陌：（忍耐地）謝謝老闆。

▲ 阿陌挫敗地結束通話。

姐姐：（盯著手機螢幕細看）「道歉要露出胸部……」討厭啦，幹嘛這樣。人家也想紅啊，可是人家想要憑實力，相信——

阿陌／姐姐：（異口同聲）機會是屬於準備好的人。

阿陌：我準備十九年了，從小進了劇校學戲開始，十九年了，算算我在臺上演了這麼多英雄好漢，下了臺卻還是一條魯蛇，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擁有一個被看到的機會？

▲ 背景投影的直播畫面出現煙火動畫。

姐姐：（看手機螢幕，大喜）有，有看到，木柵含光君葛格，感謝你的支持，我都有看到，謝謝你送的煙火秀。

阿陌：每齣戲都像煙火，放一下就結束了，更慘的是，還是齣沒有人看的煙火，（問觀眾）你們到底想要什麼？

姐姐：（對手機螢幕，甜笑）你們今天想要聽什麼歌？

阿陌：（自嘲地）到底什麼才是我想要的？

▲ 右側的姐姐繼續無聲地對鏡頭做著可愛的表情動作。

▲ 文勁不自然地咳嗽清清嗓子，阿陌立刻掩飾低落，強做精神，不允許自己露出一點軟弱。

文勁：呃……應該是想要我回來排戲吧？

阿陌：（假裝無所謂地）愛排不排隨便你。

文勁：你想要什麼難道不能直接說嗎？排戲夠累了，別下了臺還裝模作樣。

阿陌：（冷笑）不裝模作樣，怎麼能得到想要的東西呢？

▲ 停頓，文勁阿陌相對無語。

▲ 背景投影的直播畫面出現誇張的海景房動畫，姐姐興奮尖叫。

▲ 文勁、阿陌被尖叫聲音吸引注意力，兩人好奇地推開分隔舞臺空間的吊衣桿，傻眼地看著跟平常完全不同的姐姐。

姐姐：謝謝！太感謝了是海景房耶！謝謝雙連霸道總裁，人家真的真的好想要海景房！（極其撒嬌地）啾咪，愛你啲，為你獻上一首《愛的抱抱》（亦可改換成其他甜膩可愛的流行歌），唉呀呀呀啵愛的抱抱，（見到文勁阿陌，大驚）唉呀呀呀——融、融化了……煩惱……

▲ 姐姐勉強唱完歌。

姐姐：（急速）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囉，我是姐姐，明天見，掰掰。

▲ 姐姐收起手機，尷尬地面對阿陌文勁的注視。

姐姐：學長……

阿陌：（做京劇身段，老生韻白）啊，母親，孩兒離家一十九載，（切換回一般口吻）我們家竟然有霸道總裁送海景房啊？

文勁：原來我們姐姐學妹也是 APP 直播小網紅。

姐姐：哪有啊，就試著做做看而已，粉絲也沒有很多，大概五六百吧。

阿陌：哈，已經比看戲的人（指觀眾席）多很多了。姐姐，你不簡單啊，比我們紅了，那麼可愛，唱老旦真是委屈你了。

姐姐：（亟欲解釋）我只是想跟文勁學長一樣，打個工，有點收入……

文勁：姐姐，你別學我，我去打工都只是為了錢，（故意看向阿陌）反正我也不懂得為了戲、為了傳統藝術犧牲。

阿陌：（不甘示弱）我說錯了嗎？

文勁：只是我就不明白了，沒有錢要怎麼多在這條路上堅持幾年？阿陌，你何苦要故做清高？我們十九年來吃了多少苦，不都是為了要變紅，要有名有利。成角兒？為傳統藝術犧牲？別講得那麼好聽，還不都是為了混一口飯吃？說到底，你和我不都是一樣的嗎？

阿陌：我是為了戲、為了傳統藝術，跟你不一樣！

文勁：有什麼不一樣？呵，從古至今，有什麼不一樣？

阿陌：哼，道不同不相為謀！

▲ 阿陌憤怒離場。

姐姐：唉喲，學長你們別吵了啦……

▲ 姐姐追下臺，文勁無奈苦笑。

▲ 燈光漸暗，第四場完。

▲ 文勁打開衣箱，穿戴第五場所需戲服，擺放砌末。待文勁準備妥當，鑼鼓聲起，背景投影逐漸顯現一個「樵」字，接第五場。

第五場 〈樵〉

△ 時間：接連前場

△ 場景：排練場／綿山（右側舞臺斜放一桌二椅）

△ 人物：文勁（國君）、姐姐（村婦）、阿陌（樵子）

▲ 文勁扮國君，持馬鞭，於中間舞臺區域緩步圓場一周。

國君：（唱）

陌頭春尚暖，
孤王心漸寒。

孤，周遊列國一十九載，歸朝復位，大賞功臣，未料一時疏漏，介之推不來討賞，卻留下一紙〈龍蛇怨〉，逕自入山為樵去了。想孤半生坎坷，王位得之不易，孤有心要做千古第一明主，偏有那廝背主求隱，招得清高美名，孤反倒成了個忘恩負義的小人，好惱哇好惱！（唱）

明主路容不得些許污點，
孤本是織介之過理應寬，
他那廂隱逸為樵受稱讚，
倒叫孤遭非議人言顛預。
繁花開盡訕笑臉，
燕雀聲喧惹心煩，
今日裡訪賢良揚長補短，
出金殿孤屈尊親上綿山。

▲ 唱段將結束前，姐姐推著阿陌來到臺側，比手畫腳要阿陌接著繼續演。

▲ 文勁見狀，冷淡地讓開舞台中間位置，至右側桌椅區休息。

▲ 阿陌扮樵子，跟文勁較量似地特別賣力。

樵子：(唱)

春草青青隱翠溪。

▲ 姐姐扮村婦，與樵子攜手遊賞山林。

村婦：(接唱)

偕子入山為布衣。

樵子：(接唱)

心高志潔枕流水，
良禽擇枝且自飛。

村婦：(接唱)

兒好比鳳凰暫棲止，
又好比伯夷採薇食。

樵子：(接唱)

清高聲譽如鵲起，
不見招賢心暗疑，
漫步山頭隨意覷。

▲ 兩人做張望貌。

村婦：呀，來了，來了！兒啊你看！

樵子：啊呀，(唱)

遠遠望見眾旌旗，
半是驚來半是喜。

樵子／村婦：(合唱)

君王招賢到山巖，
多年貧寒終不廢，

村婦：(接唱)

兒就該速至駕前莫遲疑。

▲ 樵子本欲大步前行，突地暫停。

樵子：且住，(思索之後暗下決定，低語) 嗯，我就是這個主意，我就是這個主意！(朗聲) 啊，母親，且與兒山林一避。

村婦：一切聽兒安排，為娘隨你就是。

樵子：母親慢行。

▲ 姐姐亦移動至靠右側桌椅區休息，與文勁一同看阿陌的演出。

▲ 樵子吊場，做觀看人馬貌，得意大笑。

樵子：哈哈，（唱）

我不該見駕忒輕易，
我不該折腰甘作揖，
我不該自把美名棄，
我不該屈膝，且弄心機，
弄心機我就該再向山林避，
避得他訪賢馬蹄急，
急得他惜才行大禮，
禮來頭低，
低聲下氣，
入山樵子棄隱逸，都只為君王親逼將人欺。

▲ 文勁故意誇張地鼓掌叫好。

▲ 阿陌遞來白眼，把舞臺讓給文勁。

▲ 文勁扮國君，在下列唱段裡移動至中央臺口表演區。

國君：（唱）

走過東山攀西嶺，
君訪臣來臣隱林。
水底捉月無蹤影，
沙窩淘金何處尋。

那日歸朝，孤頒下諭榜，有功之臣俱都自請封賞，那廝不曾來；他一紙怨歌動都城，孤又命黃門宣召那廝，那廝亦未到來；今日孤親上綿山，旌旗招展、人馬喧騰，未見那廝前來接駕，反叫孤滿山遍野尋他不著，可恨啊可恨！（唱）

他自負同行苦一十九載，
他自恃割股恩清高賢才，
君召臣來臣作態，
臣逼君來，君王難下台，
鳥飛深林魚入海，
藐視君恩理不該。
聲名債，難排解，
怒火遽升在胸懷。

(思索貌) 有了，行圍之時，多有引山火驅逼禽獸者，介之推啊介之推，
是你不識好歹，莫道孤狠心也。(唱)

烈焰劃下生死界，
天羅地網盡擺開，
求名貪生莫作怪，
速到孤的駕前請罪來。

▲ 鑼鼓起，燈光做火光滿天。

▲ 三人相互錯身而過。

▲ 國君登高觀看，村婦樵子攜手奔逃。

國君：看呐，(唱)

紛紛野火沸流水。
鳥雀驚慌繞樹飛。

村婦：(接唱)

爐上困螻蟻。

樵子：(接唱)

灶前難支離。

國君：(接唱)

綿山焚盡，煙雲十里。

村婦：(夾白) 兒呀，(接唱)

困此祝融境，何處覓生機。

▲ 鑼鼓起，樵子村婦跌撲，二人相互扶持。

村婦：喔啲……莫非我母子二人，今日就要葬身於此了麼？

樵子：母親！這火來得好蹊蹺呀。(唱)

明主訪才應有禮，
他怎會帶兵放火在山巖？
怕是咱避世君不喜，
怕是咱離群君心失。
怕是咱傲才遭嫌棄，
怕是咱賢名遭妒嫉，
任他焚來任他炙，
我身做柴薪頭不低。

村婦：兒啊，今日遇險，當以性命為重。(唱)

焰騰騰，志比霜雪盡燒化，
只盼得苟全性命平安家，
不求兒名姓在凌煙閣上掛，
不求兒踏宦途家門榮華，
唯有那向玉壺冰心一片，
兒就該到駕前，訴與君王細察。

國君：是呀，愛卿，孤在此盼著你來哩，你可要快些，快些呀。（唱）

這裡有請公卿高車駟馬，
這裡有折志節火焰毒牙，
孤要你裝瘋賣傻、耳聾眼瞎、心盲口啞，
苟且一命懸刀劍，
從今後賢主美名昭天下，
再無有清高隱士介卿家。

▲ 國君移動至舞臺中央。

▲ 樵子村婦奔逃，樵子踏椅上桌，村婦不支，無力斜倚在椅子上。

樵子：母親！（唱）

密匝匝，塵煙迷眼難經架，
痛煞煞，老母無辜已升遐。

（夾白）啊呀罷。（唱）

清高人偏不向那生門跨，
投烈焰棄榮華千古顯達，
山林焚化，做咱素車白馬，
介之推笑看這火光彤霞，
汗青上燒就一幅完人畫，
鐵骨錚錚玉無瑕。

▲ 樵子國君一高一低，二人相互觀看。

樵子／國君：如今是得償所願了，得償所願了。

▲ 樵子國君同聲大笑，笑盡，二人隱聲掩面悲啼。

▲ 燈暗，第五場完。

第六場 〈耕〉

△ 時間：接連前場

△ 場景：排練場／繇上田（空臺）
△ 人物：姐姐、文勁（公子）、阿陌（耕者）

▲ 暗場。

▲ 文勁念著鑼鼓經，清唱著下列唱段。

公子：（唱）

先王無道亂朝綱，
聽信讒言斬忠良，
公子逃宮四方闖，
何日才得歸朝堂。

▲ 唱段間，隱隱夾雜著姐姐隨意哼唱的流行歌。

▲ 燈亮，桌椅衣架皆被移至舞台底部。

▲ 阿陌、文勁正各自收拾東西。

▲ 姐姐再次拿著便當上場，將便當遞給阿陌文勁。

姐姐：晚餐都變宵夜了，老是排戲排到來不及吃飯。

阿陌：我們每天都是寒食節，每天便當從熱被擺擺擺擺到冷，你還沒習慣嗎？

姐姐：不習慣，冷便當好難吃喔。

文勁：姐姐，等你吃上個十年，就會覺得排完戲的冷便當是天下第一美味。

姐姐：學長你排戲壓力太大，舌頭壞掉了，冷便當怎麼可能好吃，我阿母做的麻油雞酒才是天下第一美味。

阿陌：姐姐說的對，冷便當不好吃，要是有多一點經費，才不吃這冷便當呢，我們應該要去吃個熱炒……

▲ 手機鈴聲響起，阿陌把便當擱在桌上，走到一旁接起電話。

▲ 文勁和姐姐找地方坐下，準備吃便當。

阿陌：老闆……嗯，對，我們還在排戲，（停頓）對，剛有跟您報告過了，排的是下個月要演的新戲……

▲ 文勁和姐姐聞言側耳偷聽。

阿陌：（大驚）不能取消演出，我們排很久了！（停頓）老闆，我知道票房不好……可是那個場地是我們先訂的……老闆，老闆！喂？

▲ 阿陌掛斷電話，隨意對場邊砌末出氣。

姐姐：學長……

文勁：老闆說什麼？戲不演了？

阿陌：不演了，老闆要把場地租給百萬 Youtuber 辦見面會，說什麼穩賺不賠，收入會是票房二十倍。他媽的你是老闆了不起啊！把我們當什麼？要就叫我們上，不要就把我們丟掉！你叫來陪飯局的妹子都比我們有尊嚴，還說我們炒冷飯！他媽的我們不是唱唱歌跳跳舞的線上直播，也不是什麼情侶互整百萬 Youtuber，這是傳統藝術這是戲！

姐姐：學長，你不要這樣，下次還有機會，機會是留給……

阿陌：留給準備好的人？姐姐，十九年了，我都被這句話騙了十九年了，你不要再像我一樣天真了。

姐姐：學長，你別難過，我們還年輕，吃了飯再繼續努力啊……

▲ 姐姐想拿起便當，卻被阿陌扣下。

阿陌：別吃了，這飯太冷了，回家吧，妳媽不是還在家裡等妳嗎？

▲ 姐姐欲言，文勁搖搖頭，以眼神示意叫姐姐先離開。姐姐下。

▲ 文勁將剛剛被阿陌出氣的東西收拾好，將一副白髯遞到阿陌面前。

文勁：喏。

▲ 阿陌故意轉頭不看，沉默。

文勁：我陪你吃冷飯，反正我習慣了。

阿陌：沒胃口，這飯不吃也餓不死。

文勁：既然餓不死，我們哥兒倆不如把戲排完再吃吧。

阿陌：還排什麼？戲又不演了，唉，演了又如何，沒人看。

文勁：不然，我們也開個直播，或許有人看呢？

阿陌：（接過白髯）你叫我戴著這個唱《愛的抱抱》？

文勁：你會唱嗎？我沒有聽過你唱流行歌。

阿陌：不會，十九年來，我只會唱戲。

文勁：那就唱戲，我們好好把這齣戲唱完。

▲ 文勁伸手半是強迫地幫阿陌戴好髯口。

▲ 燈略暗，背景投影漸漸浮現一個「耕」字。

▲ 文勁飾公子，阿陌飾耕者。鳥雀聲起，燈漸亮。

公子：啊，老人家，卑人見此地荒涼冷僻，杳無人跡，可有什麼景緻？

耕者：公子聽了，(唱)

絲上田多奇景天然造化，
荒林蒼翠映朝霞，
雲外峻嶺相交搭，
澗下清泉照眼花，
俺老漢自躬耕把阡陌踏，
閒看那介祠新柳弄春芽。

▲ 文勁突然離場，打斷阿陌的演出。

阿陌：(略為不悅) 欸你幹嘛啊，不是說要排戲？

▲ 文勁帶著手機和自拍桿上場。

文勁：我覺得試一下直播也不錯，說不定反應很好，老闆就會讓我們演這戲了。

阿陌：會嗎？會有人看嗎？

文勁：(弄手機) 試試看嘛。

阿陌：可是我們穿這樣……(指身上裝扮) 很奇怪啊，排戲排一天了很醜……

文勁：拜託，你傲嬌什麼啊，又不是網紅，放下你的偶像包袱吧。

阿陌：(尷尬) 哪有人排戲……這樣……還直播……(有點手足無措) 要是戲曲界前輩看了一定……這是傳統藝術這是戲……

文勁：你不是整天都在說你可以為了戲、為了傳統藝術犧牲嗎？試試新玩意兒難不成會少你一塊肉？再說，介之推少了一塊肉都可以再活十九年，我們弄這個頂多被罵幾年，別這麼食古不化，你犧牲一下試試新玩意兒吧。

▲ 背景投影配合呈現手機直播的畫面。

文勁：好了，來，跟觀眾問好。(拿自拍桿，與阿陌一起對著鏡頭) 大家好，我是文勁。

阿陌：(拿下髯口，勉強微笑) 呃，我是阿陌。

文勁：欸這樣不行，我覺得我們要笑開一點。

阿陌：(掩面) 我覺得我們要叫姐姐回來，(欲逃開) 哪有人要看大叔直播啦。

▲ 文勁拉回阿陌。

文勁：嘿嘿有人回了，你看你看（盯著手機螢幕看）「阿陌會用五分鐘帶我們看完某部電影嗎？」喔喔，我們不是，我們是唱戲的……

阿陌：（急忙打斷）呃，我們是京劇表演藝術工作者。

文勁：喔對，（穩重緩慢地重述一遍）我們是京劇表演藝術工作者，我是文勁，唱的是花臉。他是阿陌，行當是老生。

阿陌：（盯著手機螢幕看）「阿陌會唱《妖豔賤貨》嗎？」（向文勁低語）什麼妖豔賤貨，網友回的我看不懂……

文勁：（低聲回道）那是另一個阿莫出的單曲啦。

阿陌：（低語）另一個阿莫是流行歌手喔？怎麼這麼紅？

文勁：（低語）人家是 **Youtuber**，二次創作的百萬 **Youtuber**。（朗聲）呃，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我們的（特別強調）原創新編京劇《綿山隱》。

阿陌：（盯著手機螢幕看）「京劇？是我阿公小時候看的那個嗎？我記得他說有楊麗花和葉青……」呃，他們是歌仔戲，我們是京劇，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劇種喔，京劇在臺灣已經發展很久了……

▲ 文勁打斷阿陌。

文勁：（低語）這是直播，沒有人想聽你講臺灣戲曲發展史！（對鏡頭朗聲）今天我們要請阿陌演出一小段《綿山隱》的片段，如果喜歡，可以給我們打賞，按讚，追蹤訂閱我們的頻道喔……

阿陌：（低語）誰教你的啊，你怎麼講得這麼順？

文勁：（低語）**Youtuber** 口傳心授的啦，看久就背起來了。（對鏡頭朗聲）好的，接下來是黃金五秒鐘，讓我們阿陌來準備演出。五四三二一！

▲ 文勁走動拍攝，從旁以不同角度呈現阿陌演出。

▲ 阿陌再次戴上白髯扮耕者，文勁以聲音扮演公子，與耕者對話。

▲ 背景螢幕同時呈現手機直播畫面和唱詞，直播畫面裡有網友回應。

公子：綿山介祠？昔日介之推隱居綿山，君王親訪求賢，此地可就是麼？

耕者：是呀，（唱）

那一日鬧垓垓火起焰滾，
遍山林黑洞洞迷煙墨雲，
倉倉皇皇無處遁，

急急煎煎難安身，
芸芸眾生俱焚盡，
都為了君王報恩，親尋那割股賢臣。

公子：賢臣奉主，賢君報恩，此乃千古佳話。

耕者：非也，（唱）

訪賢焚山事可哂，
君臣各求名聲存。
（夾白）那臣呵，
賢能誰來做明證？
才名僅一割股恩，
龍蛇雜處懷憂懣，
怎忍得天涯同行十九春？
縱加國祿官極品，
他是耿介清高，做不得金殿玉堂臣。
至心不在狷與忍，
隱逸應當潛藏身，
藏至身名盡皆殞，
大化湮滅做埃塵。

公子：（夾白）那君王為才親訪，美名當載汗青。

耕者：（接唱）

汗青史話莫做準，
擦脂抹粉幾分真。
（夾白）那君呵，
歷劫逃奔歸天命，
要將雄主賢名爭，
人道忘恩自困窘，
訪才逕把綿山焚，
徒向焦柳足下問，
封田補過旌善人。
說什麼賢臣割股奉誠懇，
說什麼賢君訪才尚清明，
到頭來酒冷羹冷奠三皿，
到頭來食寒心寒做虛文。

▲ 上述戲中戲片段裡，參與直播的網友人數一度增加，卻逐漸減少至歸零。

▲ 文勁失落地看著直播網友人數歸零。

▲ 待阿陌結束這段演出後，文勁走至舞臺底部桌椅處，放下手機，卻忘掉關閉直播畫面，鏡頭正對著椅子和桌上的便當。

▲ 阿陌覺得疑惑，拿下髯口，但看著文勁的沈默背影，他也似乎明白了什麼。

阿陌：（強做歡笑）哈，我就說嘛，哪會有人要看，文勁你真的好傻。

文勁：（轉身勉強擠出笑容）哈，對啊我好傻，要當直播小網紅哪有這麼簡單！

▲ 文勁與阿陌極為職業地演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，二人坐下，阿陌正坐在手機鏡頭對著的椅子上。

▲ 背景投影繼續呈現直播的畫面，偶而露出阿陌勉強遮掩的真實表情。

阿陌：對啊對啊，我看我還是先去練首《愛的抱抱》或《妖豔賤貨》什麼的……

文勁：你不要在那邊裝模作樣，大叔，你想當百萬 Youtuber 喔，下輩子啦！

阿陌：是呀，這輩子是來不及了，熬了十九年，無名無利也成不了角兒，我啊，就算燒到只剩一把骨頭，上面都還刻著戲，太慘了，我看下輩子還是當 Youtuber，（看向便當）至少不用再吃冷飯。

文勁：冷飯又怎樣，吃著吃著，一天一天還不是就這麼過了。

阿陌：嗯，十九年，一天一天，就這麼過了。

▲ 二人打開便當，阿陌盯著便當看了一會兒，又再次闔上。

阿陌：（突兀地）我要喝大奶微微。

文勁：（沒好氣地）吃飯吧，大半夜的我去哪裡給你買大奶微微。

阿陌：你在飲料店打工少說也有好幾年了，弄杯大奶微微應該可以吧。

文勁：你真的很傲嬌。

阿陌：不管，我就是要喝大奶微微配冷便當。

文勁：都是冷的你也不怕太寒嗎？

阿陌：我是老生，又不是姑娘家，寒了又怎樣。

文勁：（無奈地）好，我去弄，你等著，我們哥兒倆一起喝大奶微微配冷便當。

▲ 文勁下。

▲ 阿陌看向四周，點起一支煙，燈漸暗。

▲ 背景投影的直播畫面裡隱約出現數次打火機的火光。

阿陌：這飯……實在太冷了……

▲ 阿陌悠悠唸了幾句鑼鼓經，隨口哼起曲調旋律。

阿陌：(唱)

東風起，新柳青青隱山際，
又只見春雨淒淒，氤氳翠溪。

▲ 燈全暗，投影火光更加明顯，參與直播的網友人數突然開始急速增加。

阿陌：(暗場)(低笑)如今是得償所願了，(切換成老生韻白，朗聲)得償所願了。

▲ 阿陌同第五場結束時大笑，笑盡而悲啼。

▲ 直播畫面逐漸被火焰燒盡，浮現「綿山隱」三字。

▲ 投影畫面漸暗，本劇終。